

浙南山地村落活态保护的实践与思考

——以浙江省松阳县为例

李跃亮

【内容提要】随着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中国的传统村落日渐消逝，也激起了人们对传统村落的历史、建筑、生态价值等的关注。浙江省松阳县沿坑岭头村的“画家村”模式，通过发展特定客源群体的民宿业，兼顾自然环境优势资源开发、村民生计保障、村落经济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等方面，为目前刚刚兴起的山地村落的保护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键词】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山地村落；沿坑岭头村

作者：李跃亮，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丽水 323000）

村落是中国传统经济和文化的空间载体，不仅包括了田地、山川、溪流等自然环境，建筑、街巷等实物形态，也包括一定区域内活动的人群和他们的传统生计、行为模式和观念、情感的积淀。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我国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乡村生活日益边缘化，村落形态、文化活动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加速推进，传统村落迅速消亡。据调查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自然村从360万减少到270万，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天都有二三百个自然村消失。^①存留的村落也面临着城市化浪潮和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村里的年轻人陆续离开使之成为空心村，传统生活方式渐渐消逝，传统手工艺制作逐渐消失。因此，保护传统村落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笔者从2012年至今，在浙南松阳县进行长期的传统村落的调查，并以枫坪乡沿坑岭头村为基地，进行了山地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实践。我们根据调查实践提出了“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这一概念。“活态保护”原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而言，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当我们将这一概念运用到传统村落保护的领域时，它的内涵将得到极大的扩展，即以村落的整体为单位，致力于对村落的自然环境、生计模式、村落历史、民俗文化等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和开发，在帮助村民引进新的发展思路和制度设计的同时，使乡村的传统在村民自己的创造和参与中获得传承和更新。

一、山地村落保护开发的困局：与水乡古镇的比较研究

对外开放和现代化浪潮对传统村落而言固然有破坏的一面，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发展契机。1980年代开始，有识之士就对一些江南水乡古镇进行了合理规划，保存其原生形态，同时又借助旅游业推动经济发展，形成了以周庄、同里、西塘、乌镇、南浔六大古镇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群，现在已闻名海内外，形成了特色古镇旅游产业。

水乡古镇在转型过程中发展旅游产业，有其天然的优势。比如六大古镇地处太湖平原，素来被称为鱼米之乡。该处人员辐辏，水路便利，蚕桑业发达，明清时期就成为商业中心。江南又是文学繁盛之地，名士显宦层出不穷，古村镇也是士绅、商人、农民等各色人群的共同生活区，雅俗文化并存。近代以来，江浙人依旧是时代的弄潮儿，涌现出政治、文学、科学等领域的诸多名人。这些都成为今天水乡古镇发展旅游业的文化资源。而且江南水乡古镇还位于长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地区，交通和客源的区位优势明显。

相比而言，山地村落地形地貌复杂，交通条件差，与外部沟通不便，近几十年来处于经济发展边缘。在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下，目前很多政府的改造思路是把这些偏远山村迁移到平地，许多山地村落因此被毁弃。但同时也有一些地区在探索新的发展思路。例如，浙南地区的遂昌、龙泉、松阳等县就引导山村走山区旅游和农家乐的模式，并且开发出有一定省内知名度的品牌。例如，遂昌县开创“公社模式”，由县一级政府统一品牌和营销、村一级组织走股份合作之路，发展示范村，形成以南尖岩摄影采风为代表的特色发展模式。^②

虽然如此，山地村落的开发规模仍远远落后于水乡古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大资本的引入缺失。水乡古镇的开发过程中大量依靠政府和大资本集团的投资。周庄是政府投资开发的典范；乌镇成立了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后来中青旅斥资3.55亿元入股，解决资金问题；南浔古镇一开始就被上海博大公司以1.3亿元买断30年经营权。浙南山地村落远离长三角经济发达区，所属市县经济发展也不如浙东、浙北，地方政府财政支撑薄弱，评选为国家级传统村落虽有财政资金，仍难以应付村落的初期改造，遑论长期发展。而大型商业资本又对山村旅游的规模效应缺乏信心，这使村落开发步履维艰。

二是交通障碍。浙南主要村镇沿山谷分布，部分村庄分布于山腰，陆路交通也循溪谷蜿蜒曲折而进，再经盘山公路百转千回后才能抵达。以丽水市为例，此前省会杭州至丽水市乘坐大巴需4小时，金丽温高铁2016年2月正式开通后，杭州至丽水需90分钟左右，上海到丽水2个半小时。但丽水市到辖下各县仍需1个小时以上，如沿坑岭头村距县城65公里，又需一个半小时，且山路狭窄，班车少。如此的交通条件极大地限制了游客的规模。

三是山村容量小。因地形限制，山地村落通常较小，如遂昌石笋头村、松阳沿坑岭头村，都只有100多户人家，人口通常300左右，在人类开发史中已达到山地的适宜容量。山村的用水、空间都有一定限度，若强行开发，就破坏了原生环境，失其本意，像水乡古镇单日上万次的游客量绝不可能在山地村落出现。

四是文化资源开发不足，缺乏名人效应。平原、水乡是千百年来农耕、商业、文化集中区域，名宦巨族层出不穷，文化资源丰富。但偏僻山村长期以来都居于社会文化中心之外。人文资源的发掘无法照搬水乡古镇的既有模式。

由于上述原因的限制，使得山村如果仅仅走旅游观光的开发路径，就会面临游客资源狭小、旅游市场低端化的问题。例如，很多山村的客源和知名度，都只能局限在省内，而无法吸引大批量的国内和国际游客。这不仅影响了村民的经济收入，也使得这些山村总是面临着如何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探索新的山村保护和开发模式，迫在眉睫。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在松阳县枫坪乡沿坑岭头村实践了另一条保护开发的道路

二、松阳县乡村旅游民宿业发展的分析

沿坑岭头村位于松阳县，该县地处浙西南山区，县境“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典型的山区县。但该县传统村落保存较完整。自2012年以来，松阳县政府就开始扶植传统村落的开发项目，目前全县拥有50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占浙江全省17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的近三分之一，其数量之多为浙江第一，在国内也位居前列，是国家两个传统村落保护示范县之一。

目前该县对传统村落的开发，主要走发展民宿和农家乐的路子。根据我们的统计，2013年松阳县有农家乐户99个，直接从业人员480人，累计总投资额8890.4万元，当年接待游客75.9911万人次，收入3631.148万元；2014年新增22家农家乐，从业人员增加115人，新增资本615.54万元，当年接待游客92万余人，总收入3716.496万元；2015年，又新增农家乐4个，直接从业人员减至525个，新增资本6529.96万元。当年接待游客121.5278万人次，全年收入6414.215万元。^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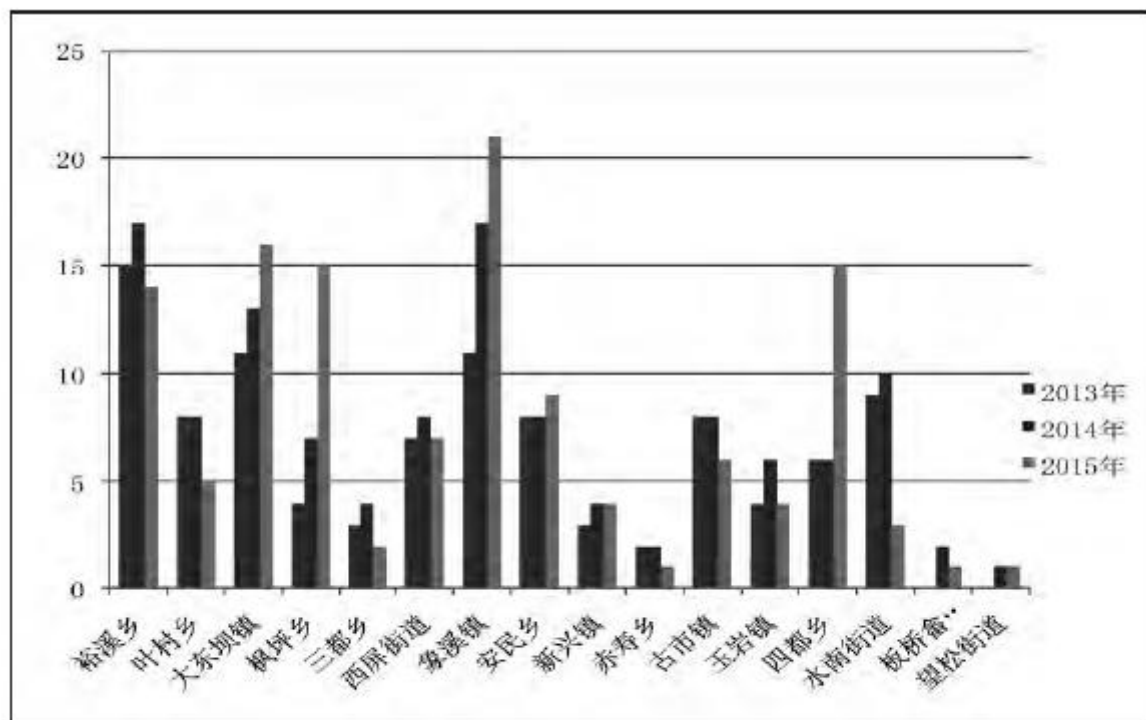


图 1 松阳县各乡镇农家乐户数(个)

松阳县各乡镇的农家乐发展参差不齐，从开办数量看，象溪镇、裕溪乡、大东坝镇在 2013 年首次统计时已经位居前列，此后两年除裕溪乡略有减少外，另外二乡镇都处于增长趋势。叶村乡、西屏街道、安民乡、古市镇、水南街道的农家乐数目居中，基本保持稳定，只有四都乡 2015 年新增 9 家，增幅较大。枫坪乡、三都乡、新兴镇、赤寿乡和玉岩镇 2013 年初统计时，农家乐都处于低规模发展状态，只有 2-4 家，但枫坪乡的增速最快，短短两年已达 15 家，进至前列。另外，板桥畲族乡和望松街道的起步更晚，2014 年才被纳入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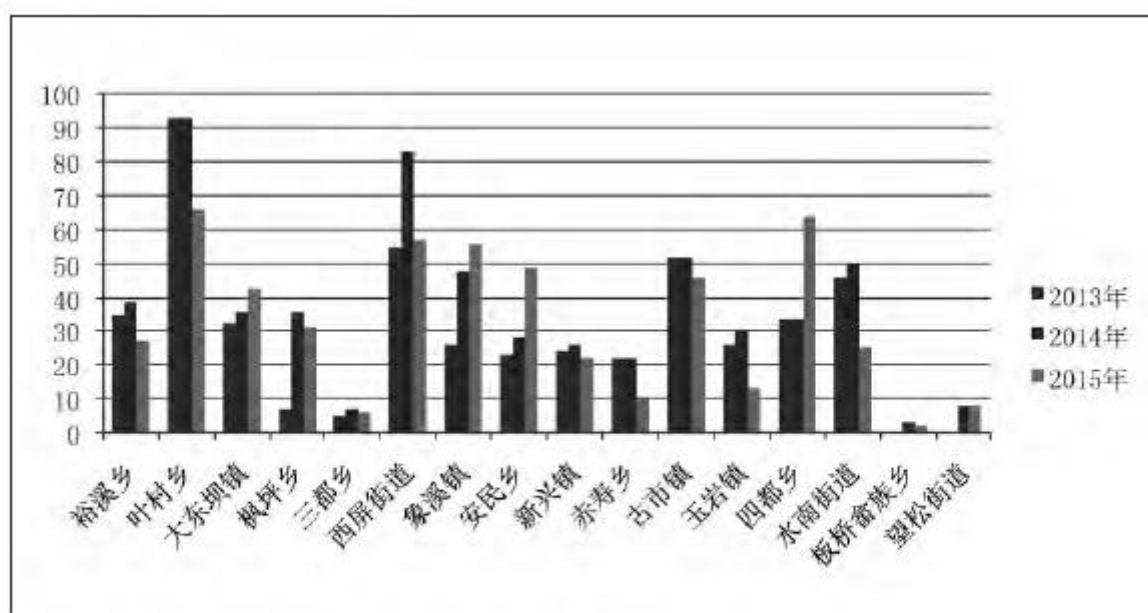


图 2 松阳县各乡镇直接从事农家乐人员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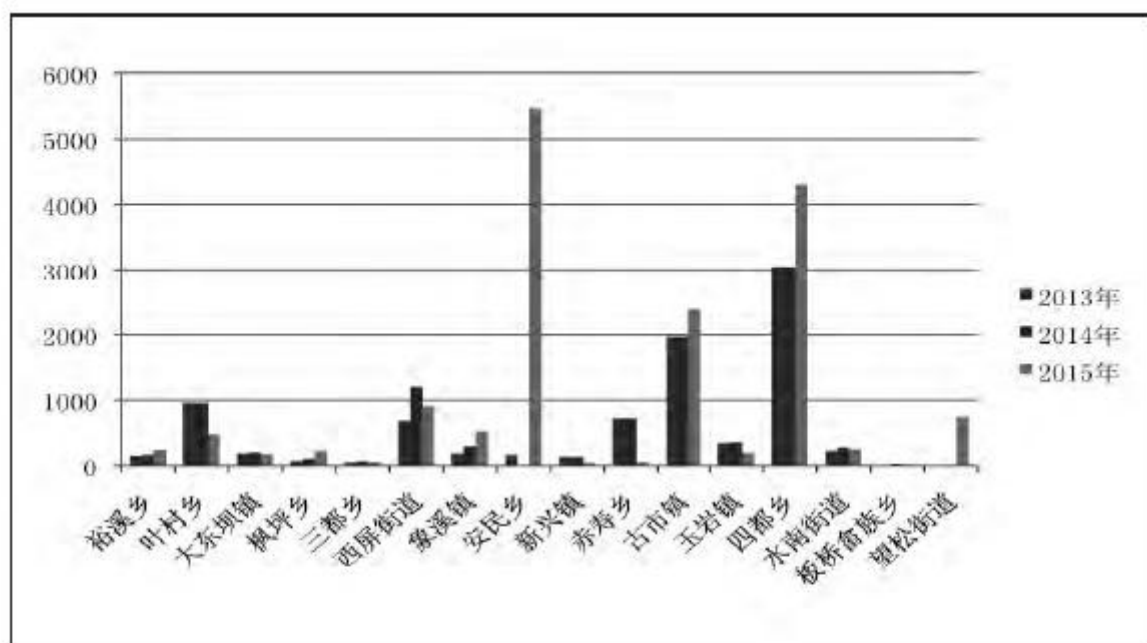


图 3 松阳县各乡镇农家乐累计投资额(万元)

注:2015 年的数据是上报数据, 投资额不包含 2013 年、2014 年两年已有投资额, 所以此柱形图展示出的区别有部分误差。

图1 和图2 的柱状图显示，除了大东坝镇、象溪镇、安民乡和四都乡，它们的农家乐数量和从业人数在三年中逐年稳步上升之外，其他各乡镇的农家乐数量和农家乐从业人员通常在一个小范围内波动。甚至有大约一半的乡镇，在2015 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再结合对投资、收入和游客规模的统计，我们发现这一现象与投资规模和村落开发的类型策略，都有很大的关系。

松阳县的农家乐投资规模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村民以户为单位、小规模投资，初始投资规模在5 万元以下，从事人员2 人为主，且是小家庭成员，裕溪乡是其中的典型；二是农家菜馆类型，以餐饮为主，初始投资10-20 万元左右，从业人员2-5 人，大东坝镇、2013年的枫坪乡、三都乡、象溪镇、古市镇、四都乡、水南街道的多数农家乐均属此类；三是农家山庄，兼营餐饮和住宿，初始投资在50-200 万元左右，从业人员多是5-7人，叶村乡、西屏街道、古市镇、玉岩镇、水南街道以此为主；四是大规模投资特色型，如赤寿乡的大坪山农发公司、四都乡的寨头摄影休闲园和古市镇的卯山生态休闲山庄，投资在2000-3000 万元，以农产品、摄影、生态休闲为发展方向，从业人员也在25 人左右。

从投资额上来看，第四类即大规模投资的特色型当然具有明显的优势，如安民乡箬寮山庄在2015 年追加投资达5000 万元，四都乡的寨头摄影休闲园2015 年一年又投资300 万元，总投资额达3100 万元。这使得两乡在图3 中遥遥领先。但投资的增长并不立即反映为收入的增加，这其中虽然有投资回报周期的问题，但进一步考察收入增长最快、最稳定的叶村乡、象溪镇、四都乡等，我们发现投资规模适中的、以农家山庄为主要形式的农家乐，是回收资本最快速、效益最高的类型。例如2015 年四都乡增添了9 处农家山庄、农家菜馆，所以收益增长很快。对于农户来说，能否快速回收投资成本，最关乎他们的投资和经营热情，同时也就决定了村落开发的持续性。但不论是大规模的投资还是农家山庄，都没有从根本上直面山区的交通和区位优势，也无法很好地解决辐射面窄和客源不足的问题。他们所吸引的大都还是周边县市的游客，在开业不久后就会面临客源枯竭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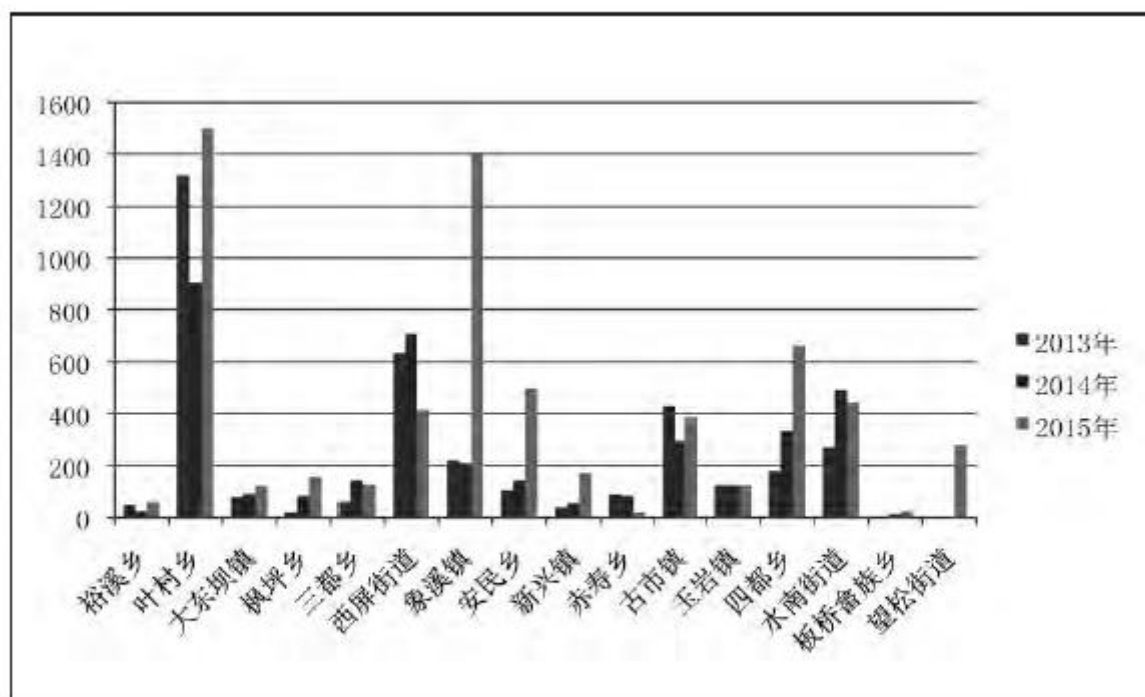


图 4 松阳县各乡镇农家乐收入(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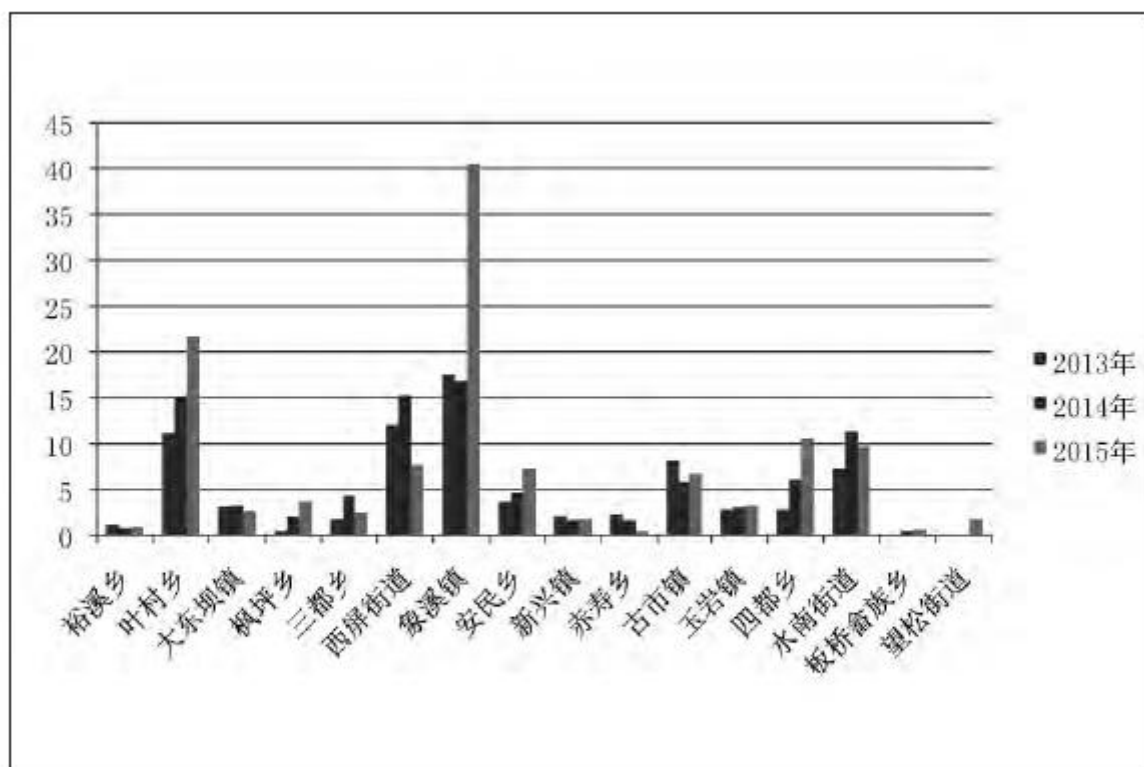


图 5 松阳县各乡镇农家乐接待游客规模(万人次)

相比而言，第一类的个体农家乐，投资小，最容易操作和更快拿回投资回报，但这类农家乐的发展却波动最大。数据显示，虽然这一类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从业人员也不少，营业有季节性，淡季会歇业，特别是在上一年盈利少时，第二年会选择出外打工，主人的外出或去世也会导致停业。裕溪乡是这一类型的典型。尽管该乡在开始的2013年发展最为迅猛，但营业收入每户该年平均2万元，此后两年在几千元至万元间摆动，而且明显发展后劲不足，甚至发生了倒退。

除了投资规模的影响之外，村落开发的特色和模式，对于农家乐经济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那些农家乐发展较为稳定的村镇，大都依托了传统古村落，并且致力于发掘和发展本村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发展特色旅游业。例如上述图表中的大东坝镇，三年来开设数量、从业人数等稳步增长，即依托了石仓源沿线各村丰富的古民居遗存，并且通过与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发掘、出版本地的明清契约文书，以此树立了当地作为浙南古村的全国性的知名度。同属第一类的枫坪乡沿坑岭头村，依托美术写生基地的建设，也成为全国知名的“画家村”，因此避免第一类个体农家乐投资季节性波动大、客源不足和持续性差的陷阱，自2013年以来农家乐数目和投资额都在缓慢增长，尽管是6-10万元的小规模投资，年均收入可达到3-7万元，迅速回利。

通过对松阳县乡村开发和农家乐发展的整体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对缺乏资本的山地村庄而言，保护和开发传统村落，必须深挖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发动本村本土居民的参与，才能实现传统村落保存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下文我们将以枫坪乡沿坑岭头村作为典型，考察山地村落活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为同类型村落的发展提供借鉴。

三、枫坪乡沿坑岭头村活态保护的实践

沿坑岭头村位于松阳县城西南部，距县城65公里，是最偏远乡镇枫坪乡的一个行政村，人口384人，常住人口100余人。

村落坐落在海拔700余米的半山腰，是典型的山地村。该村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资源，海拔高，空气纯净，长年云雾缭绕，瞬息万变；地势和民居建筑错落有致。景色四季分明，春天桃花、梨花、李花点缀于门前屋后；夏季萤火虫与天上繁星交织；秋季，湛蓝的天空火红的古柿子，成为该村一大特色；冬天银装素裹，雪景特别迷人。沿坑岭头村的民居建筑以本地树木为原材料，采用夯土墙，有木板搭建的原始茅厕、猪栏、不规整的灰寮等，拥有典型的山地农村特征。全村居民以叶、徐两姓为主，村子有近400年历史。该村现遗存三个宗祠，包括两个叶氏宗祠，一个徐氏宗祠。还存有两个社庙，分别供奉徐侯大王和五谷神龛，还有五口古泉眼，但均破落荒凉。龙灯、木偶戏、松阳高腔、祭祀等民俗活动由于经济落后和年轻人离乡谋生而逐渐消失。

以往，由于困居高山，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这里曾是枫坪乡有名的贫困村。全村没有一栋新房，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谋生，只留下老人孩子，前些年，在下山脱贫搬迁的大浪潮中，这个村已经列入整村搬迁的计划，整个村子即将“消失”在松阳的版图上。

在此背景下，笔者自2012年任枫坪乡农村工作指导员，通过对枫坪乡各村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沿坑岭头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通过挖掘该村的自然环境、村落景观等因素，树起“画家村”的旗帜，并与旅游休闲结合，既保护传统村落又使老百姓增收，进而推动村落保护开发，为村民增收200余万元。2014年沿坑岭头村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

（一）“画家村”开发

尽管沿坑岭头村自然风光秀美，但是在整个浙南山区并不突出，从景观和旅游资源上并不能与其他村落和风景区竞争。但是笔者利用专业优势，发掘了村落多样化的民居和多层次的空间结构，在美术视觉上的价值，并利用“丽水巴比松”画派的艺术氛围，吸引画家和学生前来写生。

我首先创作了一百余幅以沿坑岭头村风土人情为题材的油画作品，出版了油画专集，举办画展，在绘画界宣传沿坑岭头村。同时，为了扩大沿坑岭头的知名度，邀请国内知名画家郑毓敏、秦大虎、陈宜明、邱瑞敏、蒋跃等到这里写生创作，从2013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名家走进沿坑岭头写生创作活动，已连续举办4次，使沿坑岭头村短期内在全国绘画界有一定的知名度。

在宣传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媒体平台。2015年7月，组织策划的“浙江省知名画家走进沿坑岭头画家村写生创作活动”，与“中国写意当代联盟”微信平台合作，由微信平台负责人按我方要求邀请画家。该平台有近万余画家会员，活动前有预告，活动期间有画家写生“花絮”，活动后有展览预告、现场展览播报、网上微展览。微信平台受众面广，在专业领域内获取了宣传效果。

为了服务画家在野外写生，沿坑岭头村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影响整村风貌，使村落更加完整美观的理念指导下，在村周围选择适合画家写生创作的最佳角度，利用旧木料、树皮、瓦片等建材，搭建了4个画家“写生创作亭”和5个“写生创作平台”，满足全天候写生创作的需求，深受画家、艺术院校学生欢迎。中国美术学院蒋跃教授评价道“这是国内美术写生基地的创举，是专为画家量身定做的理想创作平台”。

（二）民宿业的开展

“画家村”品牌的打响，给沿坑岭头村带来了多方面的效益。不仅画家、院校师生将此作为写生基地，而且他们以此地为题材创作的美术作品，又成为沿坑岭头村旅游资源的最具品质的宣传画，大量游客也被这里的艺术氛围所吸引，不远千里前来旅游。截止到2016年第2季度，访客数量累计25000余人，并且因为他们中有大量是前来写生的画家和学生，因此停留、住宿时间长。山地村落民宿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客源问题，迎刃而解。

沿坑岭头村村民主动进行民居改造、提升民宿设施，既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又通过开展民宿业提高经济收入。民居改建既

要保留农村形态特征，又要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主要以现代生活方式来改进传统民居，以安全性、舒适性、多样性与本土性为四大准则：安全性主要体现在民居结构的加固、屋顶的防水防漏处理；舒适性主要在内部空间的营造上，注重通透性、私密性和采光需求；多样性主要是根据不同需求营造不同的居住空间；本土性是利用本地土木材料、夯土工艺建造房屋，以农家特色进行装饰。

该村民宿业在短短的几年内，经过了两次提升改造。考虑到成本和功能，第一代民宿就地取材，由三户村民用自家的老房子改造成以高低铺为主的学生房。主要接待前来写生的艺术院校学生，条件相对简单，仅满足基本的住宿需求。开办后三个月时间里，共接待10批次、3000余人次艺术院校师生，村民增收20余万元。此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陆续有游客前来探访，第一代民宿显然无法满足这些人群，于是产生了以“速写小院”为代表的二代民宿。二代民宿在第一代民宿的高低床基础上增加了标准间，房内采用明瓦，窗户加大，满足通风和采光需求，设置独卫，留出了公共空间，添加了茶几、沙发等现代生活元素。民宿环境的提升促进了沿坑岭头村的旅游发展，但仍无法满足高端旅游休闲人群的需求。于是，集住宿、茶歇、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三代民宿应运而生，以“柿子红了”为代表。“柿子红了”设置了“幽兰生前庭”、“野竹自成径”、“采菊东篱下”、“为梅且拆屋”、“陌上缓缓行”五个主题房，针对不同需求设置为单间或套房，配备了特色餐厅、咖啡厅、书屋，既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也富有现代气息，成为松阳县民宿改造的样板，于2015年3月被浙江省旅游网评为“浙江省十大小而美民宿”。

自2014年3月以来，该村的民宿业从3家扩展到13家，为将近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餐位数与床位数几乎持平，体现住宿主导而非饮食主导的农家乐模式。在这些民宿的管理模式上，沿坑岭头村也进行了探索。为了协调访客的接待、统筹全村的利益分配，该村组织成立了沿坑岭头画家村合作社，选举优秀民宿业主担任社长，组织全体民宿业主讨论合作社的管理章程。主要是对客源分配、收益分配、服务和收费标准等细节，逐条讨论形成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为沿坑岭头村民宿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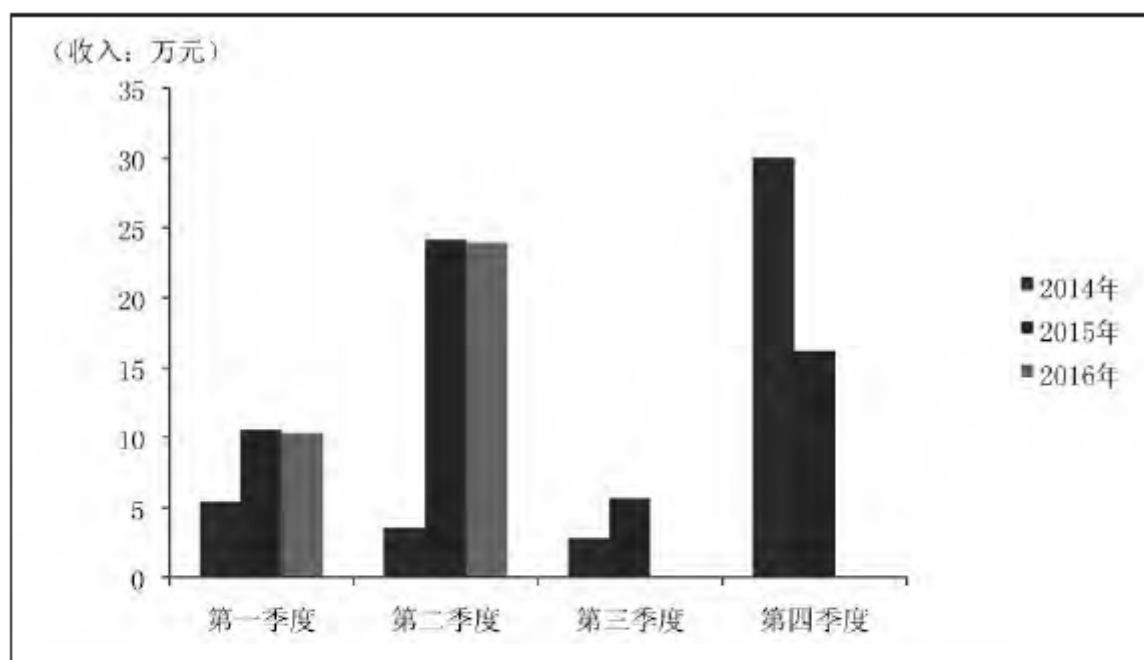


图6 2014-2016年四季度沿坑岭头村
民宿业收入情况表

注:2014年3月民宿开始运营,3-9月为云上日子、翠竹小筑和清泉人家三家民宿收入;后来逐渐扩展到13家的规模。各季度收入是直接营业额和游客购物收入的总和。

短短两年间,沿坑岭头村的民宿从无到有,到2015年在枫坪乡15个民宿点中占13席。该乡民宿从业人员由7人增加到31人。这个过程中,一些村民放弃出外做生意的机会,返乡经营民宿,年轻人回流,改善了空心村现象。因此,尽管沿坑岭头村民宿业规模并不大,但它的发展特色和村落同业自我管理制度的实践,都走在了领先的位置上。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

在“画家村”的发展过程中,也复活了众多传统工艺,如木匠、篾匠、泥水匠,箍桶、制鼓、制“龙灯”、“剪纸”、“年画”,“夯土墙”技艺和当地特有的“金枣柿”制作技艺等。让这些传统技艺复活并得以传承,关键是找到文化和经济的契合度,让传统艺人找到尊严。

1. “善果”和“制鼓”的经济效益

沿坑岭头村周围有182株二三百年的野生金枣柿树,据考证是浙江省内最大的野生古柿子树群,并且是此树种的原生地,另有十多种其它柿子品种。这是该村的特色资源,除了作为一道风景供画家写生外,还可采摘制干,作为纯天然全手工的食品销售,获取经济效益。以往,由于缺少宣传、山路交通不便,村民要自己运到县城出售,价格3-5元一斤,是折本生意,大部分金枣柿烂在树上。2013年秋开始该村与“自然造物公社”团队合作,他们将沿坑岭头村的“金枣柿”进行产品包装,将

其取名“善果”，挖掘文化内涵，编写故事、拍摄微电影，在微信和淘宝等网络平台宣传推广，淘宝平台营销中售价高达78 元每斤。通过金枣柿附加值的挖掘，提升知名度，采用收购方式，村民足不出户，人均年收入增长500 余元。又通过传统媒体的报道，如今的金枣柿供不应求。

此外，该村的制鼓工艺因信息不对等导致销路不好，传承人如叶关汉，虽有三十多年的制鼓经验，但已长期歇业。现在受“善果”启发，制鼓艺人再次联手“自然造物公社”，通过微电影在微信平台传播，吸引了厦门、杭州等大城市的客户，订单量猛增，供不应求。

沿坑岭头村的这些传统工艺都具有实用性，也可盈利，这是原生态农村的特色。现在销售平台由实体转向网络，将交通运输这一传统上阻碍该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剥离，形成生产者、运输者、专业营销团队、客户的链条，打开了村民的致富门道，又丰富了画家村的文化品味。

2. 修缮宗祠、恢复民俗活动

中国传统村落的特点之一即是它的自洽性，主要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的聚落繁衍为基础；以独特的聚落形式为特点；村庄的共同生活（民俗与记忆）和有效的生计方式构成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自我调适性，这使传统村落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展开活动。^④其中宗祠是凝聚村民的重要场所，也是乡民祭祖、民俗活动展开的空间，修缮宗祠、恢复民俗活动对村落保护有重要意义。目前，沿坑岭头村已鼓励村民出资，并争取县文管部门配套资金，对村落的三个宗祠进行修缮。这些民俗场所修复后，村内恢复了传统祭祀风俗，祠堂、社庙香火不断，节日的人戏、木偶戏、本地的“松阳高腔”也在这里表演。沿坑岭头村原有舞龙传统，每年春节由村民自发组织舞龙，但舞龙需要体力，由于年轻人外流，此项活动已被村民淡忘。自从开始村落活态保护，村民经营民宿业后，部分年轻人已回乡创业，“舞龙”传统又在沿坑岭头村复兴。画家村的民宿业以及相关的经济收入的提高，让流失的人口回到村庄，而民俗活动的复兴，让传统村庄展现出了生命力。

四、分析和思考

“留住人、宜栖居、原生态、共发展”是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宗旨。其中“留住人”是一切保存、改造和发展的基础。而“留住人”的根本则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目前各地广泛采用开发农家乐、民宿业的传统村落转型改造模式，以提升村落的经济。但正如我们在松阳县的案例中看到的，这种发展模式的趋同性，以及在小区域内发展的客源限制，造成残酷的同业竞争，会损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单纯地扩大投资规模，试图从规模上找效益，可能也并不是一条包治百病的发展道路。大规模投资的风险，在解决本地农民就业方面的局限，以及在提供就业人员的薪资水平上与他们外出打工选择之间的竞争，无法规避山区交通和区位优势，这些都使得规模化、集团化的道路并不适合山区社会。相反，以沿坑岭头村为代表的特色村落活态保护的案例，则提供了另一种具有山地特色的发展模式。

综合分析近年来山区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的经验，如何突破发展的瓶颈，又充分发挥山地古村的特色和优势，有如下方面的建议可供参考：

（一）充分发挥山村优势。与平原水乡村落的比较中，浙南山地的地形虽阻碍了村落发展，但具有更为突出的环境优势。例如，丽水市森林覆盖率79.1%，所辖各县生态环境质量位居全国前50 位，被称为“浙江绿谷”，也是长三角的生态高地。该地的环境和气候有助于老年人、都市人群调整身心，适宜开展低山气候疗养和避暑旅游，吸引这些人群在暑假和春秋季节长期居住。弥补容量小、客流量少的问题，同时延长民宿的营业时间，提升居民收入。

（二）在对外宣传上，引入专家团队，结合互联网+的模式，打造浙南山地古村落的集团形象。充分利用整个浙南拥有上百

个传统村落，数量多、保存完整的优势，将这些传统村落加以联合，改善相互间的交通状况，以整个地区的资源为单独的村落发展提供雄厚的背景支撑。同时控制数量，发掘每个村落的特色，避免盲目、一拥而上的开发。互联网+的概念和自媒体的兴起，为偏远山地村落的对外宣传，以及产品输出等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交通和区位的劣势，依靠互联网得到很大的弥补。但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得到专家团队的技术和商业策划的支援，才能最大地发挥效力。

（三）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传承传统技艺。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山地村落应根据不同风貌，突出差异性，力求各村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例如，沿坑岭头村的画家村模式吸引画家、院校师生专业群体，形成合作关系，实际上成为了院校的写生基地，也是专业领域的一个交流场所。未来可以尝试设专门场所让普通游客学习油画基础，感受艺术魅力。南尖岩的摄影采风之旅吸引着大量摄影爱好者，相较于水乡古镇千篇一律的展览空间，反而出奇制胜。在沿坑岭头村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外来的、新的“画家村”概念，如何与村庄的传统资源相结合，传统产业、技艺的恢复，及其经济效益已经凸显。若缺失了传统技艺，村落也只是虚有其表，将是一个失血的机体，缺乏生机和活力。尽快培养新一代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使更多村民参与到传统技艺的学习和传承中，不仅可以扩大这些产业和技艺的规模，也提升了村民建设家园的主体意识。

（四）完善组织管理、合理分配经济效益。沿坑岭头村的成功经验，除了找到了一条以“画家村”为品牌的特色道路之外，最宝贵的财富是该村在管理制度上的实验。该村的开发秉持“资源共享、发展共享”的原则，本着以村民为主体的原则，也不鼓励外部旅游公司介入，全由该村村民进行工程施工、经营民宿业。沿坑岭头村的民宿业主要由四分之一的村民主动投入资金参与经营，以合作社的形式对资源和利益分配进行协调，也带动了全村经济发展，提升了农副产品附加值，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村民收入。今后，也可以尝试将合作社改为股份制，统一经营本村业务，其他未参与民宿业的村民可以尝试入股获利。在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村庄管理模式创新，一直是一个重大课题。如何结合本地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进行制度革新，还需各级政府、村两委、学者共同商讨筹措。

概言之，山地传统村落由于其规模小、分布散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特征，在保护和开发中必须开拓有自己特色的活态保护之路。我们认为，综合目前古村落的活态保护经验，可以分为“原生态的活”和“次生态的活”两大类。“原生态的活”以当地居民为主体，像西塘古镇依旧炊烟袅袅，仍是生活场所，“次生态的活”即乌镇模式，虽然整个古镇保持完整，但将原居民全体迁出，由外来租户入住或大资本集团化经营。目前为止两种模式各有优劣，但山地村落容量小，访客有限，由当地居民为主体更合适，在原生空间，由原来的居住人群主动参与发展和保护村落的行为实践，才能将村落真正地活化起来。

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是系统工程，具有整体性，并非回归农村时代，而是寻求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利用现代产业提高村民收入，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点。同时，以当地居民作为保护主体，推动村民对乡土文化的价值认知，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激活空心村，盘活农村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冯骥才：《守护中华民族的“根性文化”》，《设计艺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②周永广等：《中国山村旅游开发模式探索——以浙江省遂昌县“公社模式”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11期。

③本文有关松阳县的数据材料来自松阳县农办。

④刘夏蓓：《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景观保护——三十年来我国古村落保护反思》，《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阮仪三等:《江南水乡城镇的特色、价值及保护》,《城市规划汇刊》2002 年第1 期。
2. 李苏宁:《江南古镇保护与开发的博弈思考》,《小城镇建设》2007 年第3 期。
3. 刘夏蓓:《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景观保护——三十年来我国古村落保护反思》,《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2 期。
4. 卞显红:《江浙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模式比较》,《城市问题》2010 年第12 期。
5. 周永广等:《中国山村旅游开发模式探索——以浙江省遂昌县“公社模式”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11 年第11 期。
6. 李枝秀:《古村落保护模式研究——以江西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2 年第1 期。
7. 朱铨,王贞力:《转型升级背景下浙南欠发达山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以丽水市为例》,《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2 年第3 期。